



，是一朝牵手一世相伴的诺言”



奎先达坂西
(美篇号:4324073)



高主任和副班长如今仍恩爱如初，幸福依然

青春芳华 战地绒花分外美丽

06 相亲相爱一家人
天下美篇



这是发生在胶东解放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……

1947年仲夏，正是杏子泛黄、绒花盛开的季节。鸡叫头遍，高主任就已等在了村口。

“高主任！”民兵队长“二驴”闷声地叫着，随后带仨伙伴已到了跟前。

“路条带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每人还带了条口袋。”

“好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昨天，高主任把村“妇救会”妇女们做的一百多双军鞋收齐，赶了二十里路送到了县民主政府。趁这机会，她给民兵争取到一些武器，今天拿着营长的条子，带人去兵工厂领。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”……边赶路边听着村庄里传来儿童团员们的阵阵歌声，田间地头劳动者欢乐的笑声，高主任心里充满了喜悦。心想：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！其实，高主任知道国民党军队已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进攻，可并不知道已兵临城下。为保卫胜利果实，此时此刻，胶东军区解放军已向掖县、莱西、招远三地交界处的郭家店、扒头张家、夏甸一线山区秘密集结。

走到岔路口，再翻过西北面的小冈，还有十里路就到兵工厂了。高主任看看天，还未到半头晌，便招呼大家到路边小树林吃点干粮歇会儿。

东边不远处走来两人，快到跟前，看清是解放军，高主任忙上前打招呼。

两个解放军都是大高个。清瘦一点的背着三支枪，对高主任招呼道：“嗨，小嫚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呀？”

“二驴”腾地站起来：“这是我们高主任！”

“呵呵……高主任，失敬了。”

“来，大谭，我们也歇会儿。”

那个叫“大谭”的战士身体较结实，肩上扛着一挺轻机枪，身上还背了四支步枪。“好的副班长。”

等两名八路军取下身上的枪支，架在路边树下。高主任才打量起副班长来，清瘦的身材，英俊的脸庞，眉清目秀，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穿在身上十分合体。高主任把目光从副班长身上移开说：“我们要去兵工厂领武器。”

“我说怎么都拿条口袋，装手榴弹？”没等高主任回答，副班长又说：“我

们一路，去兵工厂修枪。”

高主任和副班长站在路边小声攀谈着，得知是同乡后都非常高兴。大谭却被大伙围了起来，他们仿佛像久别的亲人，瞬间亲热、亲密起来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”几声巨响从东边传来，笑谈声也戛然而止，望着不远处山坡腾空浓烟，大伙顿时紧张起来。

副班长忙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是我们部队在进行攻城爆破演练。大伙走吧！”

大伙都反应了过来，忙去抢过枪，扛在肩上，自觉在大谭身后排成队，一路向兵工厂行进。

副班长和高主任并肩走在前面，高主任边走边不时仰脸看看副班长。忽然，对面路上驶来一辆花轱辘马车，跑到队伍跟前遇到一个泥坑，车一颠一歪，车帮朝高主任身上砸了过来，高主任来不及躲闪。副班长眼尖手快，一把抓住胳膊，把她拽了过来。

好险！马车过后，高主任的心一阵乱跳，觉得不好意思，脸颊一红，把头转到一旁。好在副班长和大伙没有察觉，她才长松一口气，迈开大步走到了头里。

兵工厂就在马连庄村东的一栋前后四合院院里，过了小河就到。高主任领到四个“铁西瓜”和15个手榴弹，因还要回村组织妇女们开会，动员小青年大参军，不能歇息，便带领大家往回撵。

副班长和大谭把武器一送到车间，就在那儿帮忙干起活来，过了会儿才想起高主任他们，忙去寻找，看看工厂里没有，追出大门，喊：“高……主任……”

高主任刚趟过小河，听到喊声便停住脚步。副班长顾不上脱鞋，从水中跑过，气喘吁吁地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塞进高主任背的粗布包里说：“就要打仗了，多保重！”然后笑了笑，头也不回地迅速返回了兵工厂。

忙到深夜，高主任回到家，点上豆油灯，拿出副班长送的小本子细看。这是一个用黄包装纸裁成，自己用针线装订的、还没有写字的新本子，中间夹着一朵绒花，闻闻，绒花仍有鲜香味儿。看了会儿，瞌睡了，高主任合上本子，放在胸口，吹熄灯，闭上眼睛，遐想着、微笑着进入梦乡。

第二年又到仲夏。那天水沟头赶大集，高主任在桥南头上坡拐弯处看到有个年轻人很面熟。

“副班长！”

副班长回过头，也惊喜地脱口而出：“高主任，怎么是你？”

高主任笑着捋了捋头发走上前。一年没见，两个年轻人倍感亲切。从上次一别，两人都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考验，都在火与血的洗礼中成长成熟起来。

“大谭还好吧？”

副班长脸沉了下来，往西指了指说：“去年八月在那次阻击战中牺牲了，和牺牲的战友一块儿埋在北沙堤，他们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”

沉默会儿，高主任又先开口：“那你还好吧？”

副班长的脸由阴转晴，说：“我呀，好啊，这不活着吗？”

片刻后，副班长苦笑着说：“阻击战那天傍晚，部队撤退到七格庄继续阻敌时，我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，被送到军区后方医院，养了半年多。伤好归队后，老部队要西进，因我体力不支，就把我留在了独立团。这不，独立团又要归建十三纵，首长就动员我转地方工作，在县委当通讯员。哥哥姐姐都在咱队伍上，家里就剩下老父亲和老母亲了。领导给了我几天假，让回家看看。二驴呢？”

“二驴参军了。去年到兵工厂领武器回来，就开始动员大参军，那次，俺村一下有六个小青年戴上了大红花呢。”

两人越说越热乎，越说越兴奋，越说心越近，仿佛这世界上就他们俩似的。在一棵榕树下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到岔道要分手了，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高主任抬头望着盛开的绒花，突然问：“副班长，你……你有媳妇了吗？”

副班长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像我这样，打仗负过伤，不能干体力活了，家里的地都种不了，哪家的嫚还愿意跟我呢？”

“你还记得去年送我的那本子吗？”高主任话锋一转，说完望着副班长的眼睛。副班长发觉后害羞起来，移开目光低下头。

高主任靠前一步，很认真又很肯定地说：“我大你一岁，是姐，要不……以后就由姐照顾你吧！”说完直接伸手拉住副班长的手。两个年轻人的手第一次拉在了一起。

三年后，高主任和副班长手牵手，幸福地走到了一起，从此，再也没有分开过。

李勋修

2020.5.19

星期二

名誉主编：

郭子平

(美篇号:6784004)

助理:张旻

美编:陈恩武

组版:杜敏



扫一扫
获取更多精彩